

卷一百三十一



歷代史纂左編卷第一

明都察院右僉都御史 淮揚軍務前左春坊右司諫 兼翰林院編修 武進唐順之編輯

太子太保兵部尚書都察院右都御史總督浙西等處軍務新安胡宗憲校刊

門生 袁工 革

武進左 杰 校正

君

漢高祖

僖 儉

彭越 陳豨

黥布 吳芮

歷代史纂左編一百四十二卷 嘉靖四十年序新安胡氏校刊本
明 唐順之 輯
卷一百三十一
史 史鈔
史部 史鈔 3
B4361100

劉邦 豈邑中陽里人也母媪嘗息大

澤之披夢與 時雷電晦冥父太公往視則交

書名撰者
卷內容分類
索書號
編號

彩色首頁1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B43611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史部 史鈔 3](#)

[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文本 歷代史纂左編一百四十二卷 嘉靖四十年序 新安胡氏校刊本](#)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龍於上巳而有如遂產高祖高祖為人隆準而龍顏

陸漢

所究研京東院學化文方東
No. 685

東
方
文
化
學
院
研
究
所

0 1 2 3 4 5 6 7 8 9 10



歷代史纂左編卷第一百三十一

明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提督淮揚軍務前左春坊右司諫兼翰林院編修武進唐順之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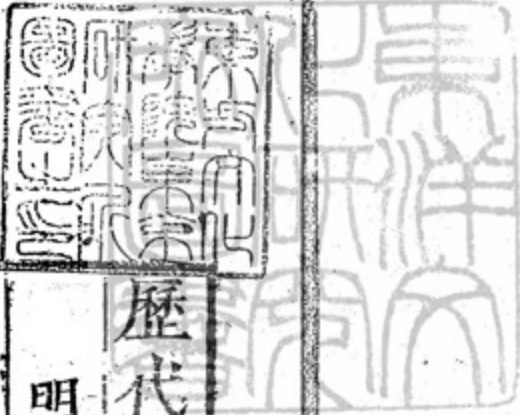
太子太保兵部尚書都察院右都御史總督浙直等處軍務新安胡宗憲校刊

明生宜興王革

武進左丞校正

烈婦

漢班婕妤成帝初即位選入後宮始為少使俄而大幸為婕妤居增成舍再就館有男數月失之成帝遊於後庭嘗欲與婕妤同輦載婕妤辭曰觀古圖畫賢



聖之君皆有名臣在側三代末主迺有嬖女今欲同輩得無近似之乎上善其言而止太后聞之喜曰古有樊姬今有班婕妤婕妤誦詩及窈窕德象女師之篇每進見上疏依則古禮自鴻嘉後上稍隆於內寵婕妤進侍者李平平得幸立為婕妤上曰始衛皇后亦從微起迺賜平姓曰衛所謂班婕妤也其後趙飛燕姊弟亦從自微賤興隄越禮制寢盛於前班婕妤及許皇后皆失寵稀復進見鴻嘉三年趙飛燕譖告許皇后班婕妤挾媚道呪詛後宮詈及主上許皇后坐廢考問班婕妤婕妤對曰妾聞死生有命富貴有

天修正尚未蒙福為邪欲以何望使鬼神有知不受不臣之愬如其無知愬之何益故一不為也上喜其對憐閔之賜黃金百斤趙氏姊弟驕妬婕妤恐久見危求共養太后長信宮上許焉婕妤退處東宮作賦自傷悼至成帝崩婕妤充奉園陵薨因葬園中

漢渤海鮑宣妻者桓氏之女也字少君宣嘗就少君父學父奇其清苦故以女妻之裝送資賄甚盛宣不悅謂妻曰少君生富驕習美飾而吾實貧賤不敢當禮妻曰大人以先生修德守約故使賤妾侍執巾櫛既奉承君子唯命是從宣笑曰能如是是吾志也妻

乃悉歸侍御服飾更着短布裳與宣共挽鹿車歸鄉里拜姑禮畢提甕出汲修行婦道鄉邦稱之宣哀帝時官至司隸校尉子永中興初爲魯郡太守永子昱從容問少君曰太夫人寧復識挽鹿車時不對曰先姑有言存不忘亡亡不忘危吾焉敢忘乎

漢太原王霸妻者不知何氏之女也霸少立高節光武時連徵不仕霸已見逸人傳妻亦美志行初霸與同郡令狐子伯爲友後子伯爲楚相而其子爲郡功曹子伯乃令子奉書於霸車馬服從雍容如也霸子時方耕於野聞賓至投耒而歸見令狐子沮怍不能

仰視霸目之有愧容客去而久臥不起妻怪問其故始不肯告妻請罪而後言曰吾與子伯素不相若向見其子容服甚光舉措有適而我兒曹蓬髮歷齒未知禮則見客而有慚色父子恩深不覺自失爾妻曰君少修清節不顧榮祿今子伯之貴孰與君之高柰何忘宿志而慚兒女子乎霸屈起而笑曰有是哉遂共終身隱遯

後漢扶風曹世叔妻者同郡班彪之女也名昭字惠班一名姬博學高才世叔早卒有節行法度兄固著漢書其入表及天文志未及竟而卒和帝詔昭就東

觀藏書閣踵而成之帝數召入宮令皇后諸貴人師事焉號曰大家每有貢獻異物輒詔大家作賦頌及劉太后臨朝與聞政事以出入之勤特封子成關內侯官至齊相時漢書始出多未能通者同郡馬融伏於閣下從昭受讀後又詔融兄續繼昭成之永初中太后兄太將軍鄧騭以母憂上書乞身太后不欲許以問昭昭因上疏曰伏惟皇太后陛下躬盛德之美隆唐虞之政關四門而開四聰采狂夫之瞽言納蕘蕘之謀慮妾昭得以愚朽身當盛明敢不披露肝膽以効萬一妾聞謙讓之風德莫大焉故典墳述美神

祇降福昔夷齊去國天下服其廉高太伯違邠孔子稱爲三讓所以光昭令德揚名於後者也論語口能以禮讓爲國於從政乎何有由是言之推讓之誠其致遠矣今四舅深執忠孝引身自退而以方垂未靜拒而不許如後有毫毛加於今日誠恐推讓之名不可再得緣見逮及故敢吐心死竭其愚情自知言不足采以示蟲蠹之赤心太后從而許之於是騭等各還里第焉作女誡七篇有助內訓其辭曰鄙人愚暗受性不敏蒙先君之餘寵賴母師之典訓年十有四執箕箒於曹氏于今四十餘載矣戰戰兢兢常懼黜辱

以增父母之羞以益中外之累夙夜劬心勤不告勞而今而後乃知免爾吾性疏頑教導無素恒恐子穀負辱清朝聖恩橫加猥賜金紫實非鄙人庶幾所望也男能自謀矣吾不復以為憂也但傷諸女方當適人而不漸訓誨不聞婦禮懼失容他門取恥宗族吾今疾在沈滯性命無常念汝曹如此每用惆悵間作女誡七章願諸女各寫一通庶有補益裨助汝身去矣其勗勉之卑弱第一古者生女三日臥之牀下弄之瓦塼而齋告焉臥之牀下明其卑弱主下人也弄之瓦塼明其習勞主執勤也齋告先君明當主繼祭

祀也三者蓋女人之常道禮法之典教矣謙讓恭敬先人後已有善莫名有惡莫辭忍辱含垢常若畏懼卑弱下人也晚寢早作勿憚夙夜執務私事不辭劇易所作必成手跡整理是謂執勤也正色端操以事夫主清靜自守無好戲笑潔齊酒食以供祖宗是謂繼祭祀也三者苟備而患名稱之不聞黜辱之在身未之見也三者苟失之何名稱之可聞黜辱之可遠哉夫婦第二夫婦之道參配陰陽通達神明信天地之弘義人倫之大節也禮貴男女之際詩著關雎之義由斯言之不可不重也夫不賢則無以御婦

婦不賢則無以事夫夫不御婦則威儀廢缺婦不事夫則禮義頽墮方斯二者其用一也察今之君子徒知妻婦之不可不御威儀之不可不整故訓其男檢以書傳殊不知夫主之不可不事禮義之不可不存也但教男而不教女不亦蔽於彼此之數乎禮八歲始教之書十五而至於學矣獨不可依此以爲則哉敬慎第三陰陽殊性男女異行陽以剛爲德陰以柔爲用男以彊爲貴女以弱爲美故鄙諺有云生男如狼猶恐其虺生女如鼠猶恐其虎然則修身莫若敬遜強莫若順故曰敬順之道婦之大禮也夫敬非他

持久之謂也夫順非他寬裕之謂也持久者知止足也寬裕者尚恭下也夫婦之好終身不離房室周旋遂生媒黷媒黷既生語言過矣語言既過縱恣必作縱恣既作則侮夫之心生矣此由於不知止足者也夫事有曲直言有是非直者不能不爭曲者不能不訟訟爭既施則有忿怒之事矣此由於不尚恭下者也侮夫不節謹呵從之忿怒不止楚撻從之夫爲夫婦者義以和親恩以好合楚撻既行何義之存謹呵既宣何恩之有恩義俱廢夫婦離矣女行第四女有四行一曰婦德二曰婦言三曰婦容四曰婦功夫云

婦德不必才明絕異也婦言不必辯口利辭也婦容不必顏色美麗也婦功不必工巧過人也清閑貞靜守節整齊行已有耻動靜有法是謂婦德擇辭而說不道惡語時然後言不厭於人是謂婦言盥浣塵穢服飾鮮潔沐浴以時身不垢辱是謂婦容專心紡績不好戲笑潔齊酒食以奉賓客是謂婦功此四者女人之大德而不可乏者也然爲之甚易唯在存心爾古人有言仁遠乎哉我欲仁而仁斯至矣此之謂也專心第五夫有再娶之義婦無二適之文故曰夫者天也天固不可逃夫固不可離也行違神祇天則罰

之禮義有愆夫則薄之故女憲曰得意一人是謂永畢失意一人是謂永訖由斯言之夫不可不求其心然所求者亦非謂佞媚苟親也固莫若專心正色禮義居絜耳無塗聽目無邪視出無冶容入無廢飾無聚會羣輩無看視門戶此則謂專心正色矣若夫動靜輕脫視聽陟輸入則亂髮壞形出則窈窕作態說所不當道觀所不當視此謂不能專心正色矣曲從第六夫得意一人是謂永畢失意一人是謂永訖欲人定志專心之言也舅姑之心豈當可失哉物有以恩自離者亦有以義自破者也夫雖云愛舅姑云非

此所謂以義自破者也然則舅姑之心柰何固莫尚於曲從矣姑云不爾而是固宜從令姑云爾而非猶宜順命勿得違戾是非爭分曲直此則所謂曲從矣故女憲曰婦如影響焉不可賞和叔妹第七婦人之得意於夫主由舅姑之愛已也舅姑之愛已由叔妹之譽已也由此言之我臧否毀譽一由叔妹叔妹之心復不可失也皆莫知叔妹之不可失而不能和之以求親其蔽也哉自非聖人鮮能無過故顏子貴於能改仲尼嘉其不二而况婦人者也雖以賢女之行聰哲之性其能備乎是故室人和則謗掩外內離則

惡揚此必然之勢也易曰二人同心其利斷金同心之言其臭如蘭此之謂也夫嫂妹者體敵而尊恩疏而義親若淑媛謙順之人則能依義以薦好崇恩以結援使微美顯章而瑕過隱塞舅姑矜善而夫主嘉美聲譽曜於邑隣休光延於父母若夫蠢愚之人於嫂則託名以自高於妹則因寵以驕盈驕盈旣施何和之有恩義旣乖何譽之臻是以美隱而過宣姑忿而夫愠毀訾布於中外耻辱集於厥身進增父母之羞退益君子之累斯乃榮辱之本而顯否之基也可不慎哉然則求叔妹之心固莫讓於謙順矣謙則德

史纂卷之三十一 列女
之柄順則婦之行凡斯二者足以和矣詩云在彼無
惡在此無射其斯之謂也馬融善之令妻女習焉昭
女妹曹豐生亦有才惠為書以難之辭有可觀昭年
七十餘卒皇太后素服舉哀使者監護喪事所著賦
頌銘諫問注哀辭書論上疏遺令凡十六篇子婦丁
氏為撰集之又作大家讚焉

漢陳文矩妻者同郡李法之姊也字穆姜有二男而
前妻四子文矩為安眾令喪於官四子以母非所生
憎毀日積而穆姜慈愛溫仁撫字益隆衣食資供皆
兼倍所生或謂母曰四子不孝甚矣何不別居以遠

之對曰吾方以義相導使其自遷善也及前妻長子
興遇病困薦母惻隱自然親調藥膳恩情薦密興疾
久乃瘳於是呼三弟謂曰繼母慈仁出於天授吾兄
弟不識恩養禽獸其心雖母道益隆我曹過惡亦已
深矣遂將三弟詣南鄭獄陳母之德狀已之過乞就
刑辟縣言之於郡郡守表異其母蠲除家徭遣散四
子許以脩葺自後訓導愈明並為良士穆姜年八十
餘卒臨終敕諸子曰吾弟伯度智達士也所論薄葬
其義至矣又臨亡遺令賢聖法也汝曹遵承勿與俗
同增吾之累諸子奉行焉

漢孝女曹娥者會稽上虞人也父盱能絃歌爲巫祝漢安二年五月五日於縣江泝濤迎婆娑神溺死不得屍骸娥年十四乃沿江號哭晝夜不絕聲旬有七日遂投江而死至元嘉元年縣長度尚改葬娥於江南道傍爲立碑焉

漢安定皇甫規妻者不知何氏女也規初喪室家後更娶之妻善屬文能草書時爲規答書記衆人怪其工及規卒時妻年猶盛而容色美後董卓爲相國慕其名聘以駟輜百乘馬二十匹奴婢錢帛克路妻乃輕服詣卓門跪自陳請辭甚酸愴卓使傳奴侍者悉

拔刀圍之而謂曰孤之感教欲令四海風靡何有不行于一婦人乎妻知不免乃立罵卓曰君羗胡之種毒害天下猶未足邪妾之先人清德奕世皇甫氏文武上才爲漢忠臣君親非其趣使走吏乎敢欲行非禮于爾君夫人邪卓乃引車庭中以其頭懸軛鞭撲交下妻謂持杖者曰何不重乎速盡爲惠遂死車下後人圖畫號曰禮宗云

漢南陽陰瑜妻者潁川荀爽之女也名采字文荀聰敏有才執年十七適陰氏十九產一女而瑜卒采時尚豐少常慮爲家所逼自防禦甚固後同郡郭奕喪

妻爽以采許之因詐稱病薦召采既不得已而歸懷刃自誓爽令傅婢執奪其刃扶抱載之猶憂致憤激救衛甚嚴女既到郭氏乃僞為歡悅之色謂左右曰我本立志與陰氏同穴而不免逼迫遂至於此素情不遂柰何乃命使建四燈盛裝飾請爽入相見其談言辭不輟爽敬憚之遂不敢逼至曙而出采因敕令左右辦浴既入室而掩戶權令侍人避之以粉書扉上曰尸還陰陰字未及成懼有來者遂以衣帶自縊左右玩之不為意比視已絕時人傷焉

吳孫翊妻徐氏翊為丹陽守媯覽為都督督兵戴員

為郡丞與左右親近邊洪等數為翊所困常欲叛逆因吳主出征遂其奸計時諸縣令長並會見翊翊妻徐氏頗曉卜翊入語徐吾明日欲為長吏作主人卿試卜之徐言卦不能佳可須異日翊以長吏來又宜速遣乃大請賓客翊出入常持刀爾時有酒色空手送客洪從後斫翊郡中擾亂無救翊者遂為洪所殺迸走入山徐氏購募追捕中宿乃得覽員歸罪殺洪諸將皆知覽員所為而力不能討覽入居軍府中悉取翊嬪妾及左右侍御欲復取徐徐恐逆之見害乃給之曰乞須晦日設祭除服時月垂竟覽聽須祭畢

徐潛使所親信語翊親近舊將孫高傳嬰等說覽已虜略婢妾今又欲見偏所以外許之者欲安其意以免禍爾欲立微計願二君哀救高嬰涕泣答言受府君恩遇所以不卽死難者以死無益欲思惟事計事計未立未敢啓夫人爾今日之事實冥夜所懷也乃密呼翊時侍養者二十餘人以徐意語之共盟誓合謀到晦日設祭徐氏哭泣盡哀畢乃除服薰香沐浴更於他室安施幃帳言天歡悅示無戚容大小悽愴怪其如此覽密覘視無佞疑意徐呼高嬰與諸婢羅在戶內使人報覽說已凶卽吉惟府君救命覽盛

意入徐出戶拜覽適得一拜徐更大呼二君可起高嬰俱出共得殺覽餘人卽就外殺員夫人乃還線經奉覽員首以祭翊墓舉軍震駭以爲神異吳主續至悉族誅覽員餘黨擢高嬰爲牙門其餘皆加賜金帛殊其門戶

魏酒泉龐涓母者趙氏之女也字娥父爲同縣人所殺而娥兄第三人時俱病物故讐乃喜而自賀以爲莫已報也娥陰懷感憤乃潛備刀兵常帷車以候讐家十餘年不能得後遇於都亭刺殺之因詣縣自首曰父讐已報請就刑戮福祿長尹嘉義之解印綬欲

與俱亡娥不肯去曰怨寔身死妾之分明結罪理獄君之常理何敢苟生以枉公法後遇赦得免州郡表其閭太常張奐嘉歎以束帛禮之

魏涇州貞女兒氏者許嫁彭老生爲妻娉幣旣畢未及成禮兒氏率行貞淑居貧常自舂汲以養父母老生輒往逼之女曰與君娉命雖畢二門多故未及相見何由不稟父母擅見陵辱若苟行非禮正可身死耳遂不肯從老生怒而刺殺之取其衣服女尚能言臨死謂老生日身生何辜與君相遇我所以執節自固者寧更有所邀正欲奉給君耳今反爲君所殺若

魂靈有知自當相報言終而絕老生持女衣服珠纓至其叔宅以告叔曰此是汝婦柰何殺之天不祐汝遂執送官太和七年有司劾以死辜詔曰老生不仁侵凌貞淑原其強暴便可戮之而女守禮履節沒身不改雖處草莽行合古跡宜賜美名以顯風操其標墓旌善號曰貞女

晉羊耽妻辛氏字憲英隴西人魏侍中毗之女也聰明有才鑒初魏文帝得立爲太子抱毗項謂之曰辛君知我喜不毗以告憲英憲英歎曰太子代君主宗廟社稷者也代君不可以不戚主國不可以不懼宜戚

而喜何以能久魏其不昌乎第敞爲大將軍曹爽叅軍宣帝將誅爽因其從魏帝出而閉城門爽司馬魯芝率府兵斬關赴爽呼敞同去敞懼問憲英曰天子在外太傅閉城門人云將不利國家於事可得爾乎憲英曰事有不可知然以吾度之太傅殆不可不爾明皇帝臨崩把太傅臂屬以後事此言猶在朝士之耳且曹爽與太傅俱受寄託之任而獨專權勢於王室不忠於人道不直此舉不過以誅爽耳敞曰然則敞無出乎憲英曰安可以不出職守人之大義也凡人在難猶或恤之爲人執鞭而棄其事不祥也且爲

人任爲人死親昵之職也汝從無水而已敞遂出宣帝果誅爽事定後敞歎曰吾不謀於心姊幾不獲於義其後鍾會爲鎮西將軍憲英謂毓從子祐曰鍾士季何故西出祐曰將爲滅蜀也憲英曰會之事縱恣非持久處下之道吾畏其有他志也及會將行請其子琇爲叅軍憲英憂曰他日吾爲國憂今日難至吾家矣琇固請於文帝帝不聽憲英謂琇曰行矣戒之古之君子入則致孝於親出則致節於國在職思其所司在義思其所立不遺父母憂患而已軍旅之間可以濟者其唯仁恕乎會至蜀果反琇果以全歸祐嘗送

錦被憲英嫌其華反而覆之其明鑒儉約如此泰始
五年卒年七十九

晉姚氏婦楊氏者閩人符承祖姨也家貧及承祖爲
文明太后所寵貴親姻皆求利潤唯楊獨不欲常謂
其姊曰姊雖有一時之榮不若妹有無憂之樂姊每
遺其衣服多不受強與之則云我夫家世貧好衣美
服則使人不安與之奴婢云我家無食不能供給終
不肯受常着破衣自執勞事時受其衣服多不著密
埋之設有著者污之而後服承祖每見其寒悴深恨
其家謂不供給之乃啓其母曰今承祖一身何所乏

少而使姨如是毋具以一語之承祖乃遣人乘車往迎
之則厲志不起遣人強舉於車上則大哭言爾欲殺
我也由是符家內外皆號爲癡姨及承祖敗有司執
其二姨至殿庭致法以姚氏婦衣裳弊陋特免其辜
其識機雖呂須亦不如也

隋南陽公主者煬帝長女也美風儀有志節十四嫁
於許國公宇文述子士及以謹厚聞述病且卒主親
調飲食手自奉上世以此稱之及宇文述及弒逆公
主隨至聊城而化及爲竇建德所敗士及自濟北西
歸大唐時隋代衣冠引見建德莫不惶懼失常唯主

神色自若建德與語主自陳國破家亡不能報怨雪耻淚下盈襟聲辭不輟情理切至建德及觀聽者莫不爲之動容隕涕咸敬異焉及建德誅化及時主有一子名禪師年且十歲建德遣武賁郎將於士澄謂主曰字文化及躬行弒逆禪師還當割愛亦聽留之主泣曰武賁既是隋室貴臣此事何須見問建德竟殺之公主尋請建德剃髮爲尼及建德敗將歸西京復與士及遇於東都主不與相見士及就之請復爲夫妻主拒曰我與君讐家今恨不能手刃君者且謀逆之際察君不預知耳固與告絕士及固請主怒曰

必就死可相見也士及知不可屈乃拜辭而去

隋譙國夫人洗氏者高涼人也世爲南越首領部落十餘萬家夫人幼賢明在父母家撫循部衆能行軍用師壓服諸越每勸宗族爲善由是信義結於本鄉越人倍好相攻擊夫人兄南梁州刺史挺恃其富強侵掠傍郡嶺表苦之夫人多所規諫由是怨隙止息海南儋耳歸附者千餘洞梁大同初羅州刺史馮融聞夫人有志行爲其子高涼太守寶聘以爲妻融本北燕苗裔也初馮弘之南投遣融大父業以三百人浮海歸宋因留於新會自業及融三世爲守牧他鄉

史記卷之三十一 列傳
羈旅號令不行至夫人誠約本宗使從百姓禮每與夫寶參決辭訟首領有犯法者雖是親族無所縱捨自此政令有序人莫敢違後遇侯景反廣州都督蕭勃徵兵援臺高州刺史李遷仕據大臯口遣召寶寶往夫人疑其反止之數日遷仕果反遣主帥杜平虜率兵入瀨石寶以告夫人夫人曰平虜入瀨與官兵相拒勢未得還遷仕在州無能爲也宜遣使詐之云身未敢出欲遣婦往參彼必無防慮我將千餘人步擔雜物唱言輸販得至柵下賊亦可圖寶從之遷仕果大喜覘夫人衆皆擔物不設備夫人擊大捷因總

兵與大城侯陳霸先會於瀨石還謂寶曰陳都督極得衆心必能平賊君厚資給之及寶卒嶺表大亂夫人懷集百越數州晏然陳永定二年其子傑年九歲遣帥諸首領朝於丹陽拜陽春郡守後廣州刺史歐陽紇謀反召僕至南海誘與爲亂僕遣使歸告夫人夫人曰我爲忠貞經今兩代不能惜汝負國遂發兵拒境紇徒潰散僕以夫人之功封信都侯加平越中郎將轉石龍太守詔使持節冊夫人爲高涼郡太夫人賚繡幃油絡駟馬安車一乘給鼓吹一部并麾幢旌節一如刺史之儀至德中僕卒後陳國亡嶺南未

有所附數郡共奉夫人號為聖母隋文帝遣摠管韋
沈安撫嶺外陳將徐璠以南康拒守沈不敢進初夫
人以扶南犀杖獻陳主至此晉王廣遣陳主遺夫人
書諭以國亡命其歸化并以犀杖及兵符為信夫人
見杖驗知陳亡集首領數千人盡日慟哭遣其孫寬
帥眾迎沈沈至廣州嶺南悉定表寬為儀同三司冊
夫人為宋康郡夫人未幾番禺人王仲宣反圍沈進
兵屯衡嶺夫人遣其孫暄帥師援沈時暄與逆黨陳
佛智素相友故遲留不進夫人大怒遣使執暄係州
獄又遣孫益討佛智斬之進兵至南海與陸原軍會

共敗仲宣夫人親被甲乘介馬張錦傘領毅騎衛詔
使裴矩巡撫諸州其蒼梧首領陳坦岡州馮岑翁梁
化鄧馬頭藤州李光畧羅州龐靖等皆來參謁還令
統其部落嶺南悉定帝拜益為高州刺史仍赦出暄
拜羅州刺史追贈寶為廣州總管封沈氏譙國夫人
幕府署長史已下官屬給印章聽發部落六州兵馬
若有機急便宜行事降敕書褒美賜物五千段皇后
以首飾及宴服一襲賜之夫人並盛於金篋并梁陳
賜物各藏於一庫每歲時大會皆陳於庭以示子孫
曰汝等宜盡赤心向天子我事三代主唯用一好心

今賜物具存此忠孝之報時番州總管趙訥貪雲諸
俚獠多有亡叛夫人遣長史張融上封事論安撫之
宜并言訥臯狀上遣推納得其賊竟致於法敕委夫
人招慰亡叛夫人親載詔書自稱使者歷十餘州宣
述上意諭諸俚獠所至皆降文帝賜夫人臨振縣湯
沐邑一千五百戶贈僕為崖州總管平原郡公仁壽
初卒謚為誠敬夫人

隋劉昶女者河南長孫氏婦昶在周尚公主為上柱
國彭國公位望甚顯與隋文帝有舊及受禪甚見親
禮歷左武衛大將軍慶州總管其子居士為千牛備

身不遵法度數得罪上以昶故每原之居士轉恣每
大言曰男兒要當辯頭反縛蓬蔕上作獠舞取公卿
子弟膂力雄健者輒將歸家以車輪括其頸而捧之
殆死能不屈者稱為壯士釋而與之交黨與三百人
其趨捷者號為餓鶻隊武力者號為蓬轉隊鞞鷹繼
犬連騎道中毆擊路人多所侵奪長安市里無貴賤
見者辟易至於公卿妃主亦莫敢與校其女則居士
姊也每垂泣誨之居士不改至破家產昶年高奉養
甚薄其女時寡居哀昶如此每歸寧於家躬勤紡績
以致其肥鮮有人告居士與其徒遊長安城登故未

央殿基向南坐前後列隊意有不遜每相約曰當作一死耳又時有人言居士遣使引突厥令南寇當於京師應之上謂昶曰今日事當如何昶猶恃舊恩不自引咎直前曰黑白在於至尊上大怒下昶獄捕居士黨與憲司又奏昶事毋不孝其女知昶必不免不食者數日每親調飲食手自捧持詣大理餉父見獄卒跪以進之戲歔嗚咽見者傷之居士斬昶賜死於家詔百寮臨視時其女絕而復蘇者數矣公卿慰諭之其女言父無辜坐子及祖詞情哀切人皆不忍聞見遂布衣蔬食以終其身上聞歎曰吾聞衰門之女

與門之男固不虛也

唐楊烈婦者李侃妻也建中末李希烈陷汴謀襲陳州侃爲項城令希烈分兵數千畧定諸縣侃以城小賊銳欲逃去婦曰寇至當守力不足則死焉君而逃尚誰守侃曰兵少財乏若何婦曰縣不守則地賊地也倉廩府庫皆其積也百姓皆其戰士也於國家何有謂重賞募死士尚可濟侃乃召吏民入廷中曰令誠若主也然滿歲則去非如吏民生此土也墳墓存焉宜相與死守恐失身北面奉賊乎衆泣許諾乃徇日以瓦石擊賊者賞千錢以刀矢殺賊者萬錢得數

百人侃率以乘城婦身自爨以享衆報賊曰項城父老義不下賊得吾城不足爲威宜亟去徒失利無益也賊大笑侃中流矢還家婦責曰君不在人誰肯固守死於外猶愈於牀也侃遽登城會賊將中矢死遂引去縣卒完詔遷侃太平令先是萬歲通天初契丹寇平州鄒保英爲刺史城且陷妻奚率家僮女丁乘城不下賊詔封誠節夫人默啜攻飛狐縣令古玄應妻高能固守虜引去詔封狗忠縣君史思明之叛衛州女子侯滑州女子唐青州女子王相與軟血赴行營討賊滑濮節度使許叔冀表其忠皆補果毅雖敢

決不忘於國然不如楊烈婦慨知君臣大義云
唐宜都內人者武后女侍也后慕旣久頗放縱耽內習不敬宗廟四方日有叛逆防禦不暇時宜都內人以唾壺進思有以諫者后坐帷下倚檀機與語問四方事宜都內人曰大家知古女卑於男耶后曰知內人曰古有女媧亦不正是天子佐伏羲理九州耳後世孃姥有越出房閤斷天下事者皆不得其正多是輔昏主不然抱小兒獨大家革天姓改去釵釧襲服冠冕符瑞日至大臣不敢動真天子也然今內之弄臣狎人朝夕進御者久未屏去妾疑此未當天意后

曰何內人曰女陰也男陽也陽尊而陰卑雖大家以陰事主天下然宜體取剛亢明烈以消羣陽陽消然後陰得志也今狎弄日至處大家夫宮尊位其勢陰求陽也陽勝而陰亦微不可久也大家始今日能屏去男妾獨立天下則陽之剛亢明烈可有矣如是過萬萬世男子益削女子益專妾之願在此后雖不能盡用然卽日下令誅作明堂者

李新聲者邯鄲人李嚴女也太和十中張各納之備歌舞具及長大妍麗豐足殆不似下賤物又能傳故都聲以牽課人擢混有時涼曉哀轉歷見趙家之遺

臺老樹雖驚離弔往之懷似不_三 匪多也雅爲谷所愛因目曰新聲及劉從諫得父封_八 谷以窮遊佐其事新聲亦從去然性本便慧雖谷之_十 起居謀慮皆預有承迎故頗聞中外消息時從諫得志後勾聚亡命以窺脅朝廷大爲四方人怪訝有實其事於谷者谷不以介意新聲曰妾於公直巾屨間狎玩者耳除歌酒外不當以應顧命然食人之食憂人之憂理常也况妾乎前日天子授從諫節度使時非從諫有戰野之功拔城之績蓋以其先父挈齊還我去就間未能奪其嗣耳而公不幸爲其屬則牽制之道在此不在彼也

自劉氏奄有全趙更改歲時未嘗聞以一縷一蹄爲天子壽而指使輩率無賴人且章武朝數鎮覆皆以雄才傑器尚不能固天子恩况從諫擢自兒女子手中一旦襲如何家業苟以不法而得亦宜以不法而終此倚伏之常數也而又率伍佻險言語不祥是不爲齊鬼所酬而死於帳者幸矣孰謂公從其事反不知其事者哉姑不能早折其肘臂以作天子計則宜脫旅西去大丈夫勿顧一飯恩以骨肉腥徒兒衣食言訖悲涕流落谷不決者三月新聲後進以其業不用也縊殺之會昌中從諫死以其子露父意族之各

竟從逆嗚呼謀及婦人者必亡而新聲之言惜其不用余前過太行時有傳吏能道當時事因拾於編簡宋四烈婦薰氏沂州滕縣人許適劉氏子建炎元年盜季昱攻剽滕縣悅其色欲亂之誘諭再三曰汝不我從當剄汝萬段女終不屈遂斷其首劉氏子聞女死狀大慟曰烈女也葬之爲立祠三年春盜馬進掠臨淮縣王宣要其妻曹氏避之曹曰我聞婦人死不出閨房堅卧不起衆賊劫持之大罵不屈爲所害四年盜祝友聚衆於滁州龔家城掠人爲糧東安縣民丁國兵者及其妻爲友所掠妻泣曰丁氏族流亡已

盡乞存夫以續其祀賊遂釋夫而害之同時叛卒楊就寇南劍州道出小常村掠一民婦欲與亂婦毅然誓死不受污遂遇害棄屍道傍賊退人爲收瘞屍所枕藉處跡宛然不滅每雨則乾晴則濕或削去卽復見覆以他土其跡愈明

宋謝枋得妻李氏饒州安仁人也色美而慧通女訓諸書嫁枋得事舅姑奉祭待賓皆有禮枋得起兵守安仁兵敗逃入閩中武萬戶以枋得豪傑恐其扇變購捕之根及其家人李氏携二子匿貴溪山荆棘中採草木而食至元十四年冬信兵蹤跡至山中令曰

苟不獲李氏屠而墟李聞之曰豈可以我故累人吾出事塞矣遂就俘明年徙囚建康或指李言曰明當沒入矣李聞之撫二子凄然而泣左右曰雖沒入將不失爲官人妻何泣也李曰吾豈可嫁二夫耶顧謂二子曰若幸生還善事吾姑吾不得終養矣是夕解裙帶自縊獄中死枋得母桂氏尤賢達自枋得適播婦與孫幽遠方處之泰然無一怨語人問之曰義所當然也人稱爲賢母云

新編通志卷之三十一

十一

歷代史纂左編卷第一百三十一



所
圖
書
局
藏
書